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

中華民國十九年 八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作者 陳澧

兼行 上海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READING NOTES OF EASTERN STUDY

By

CHEN LI

1st ed., Aug., 1930

Price : \$0.8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

香 禺 陳 澄 撰

朱子書

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。本之注疏。以通其訓詁。參之釋文。以正其音讀。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。以發其精微。與魏應仲書。亦云。參以釋文。正其音讀。論語要義目錄序云。其文義名物之詳。當求之注疏。有不可略者。答余正父書云。今所編禮書內。有古經闕略處。須以注疏補之。不可專任古經。而直廢傳注。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。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。注疏見成。卻覺不甚費力也。語類云。祖宗以來。學者但守注疏。其後便論道。如二蘇直是要論道。但注疏如何棄得。卷一百二十九。又云。今世博學之士。不讀正當底書。不看正當注疏。卷五十七。朱子自讀注疏。教人讀注疏。而深識不讀注疏者。如此。昔時講學者。多不讀注疏。近時讀注疏者。乃反訾朱子。皆未知朱子之學也。

語類云。某尋常解經。只要依訓詁說字。卷七。又云。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。見教曰。訓詁則當依古注。卷七。答黃直卿書云。近日看得後生。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。今人多是躐等妄作。誑誤後生。其實都曉不得也。答李公晦書云。先儒訓詁。直是不草草。答王晉輔書云。禮書。縮訓爲直者非一。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。朱子重訓詁之學。如此。其答何叔京書云。李先生教人。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。氣象分明。卽處事應物。自然中節。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。不得盡心於此。朱子從學於李延平。乃早年事。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。

語類云。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。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。卻壞了道理。卷五澄案薛良齋與朱編修書云。漢儒之陋。則有所謂章句家法。此稱朱編修者。朱子嘗除樞密院編修也。朱子所云今人者。蓋卽良齋也。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。用漢儒名目。以曉當時之以爲陋者也。讀朱子書者。當知之。講漢學者。亦當知之。

學校貢舉私議云。其治經必專家法者。天下之理。固不外於人之一心。然聖賢之言。則有淵奧爾雅。而不可以臆斷者。其制度名物。行事本末。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。故治經者。必因先儒已成之說。而推之。惜曰未必盡是。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。而後可以反求諸心。而正其謬。此漢之諸儒。所以專門名家。各守師說。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。語類云。漢儒各專一家。看得極子細。今人才看這一件。又要看那一件。下稍都不曾理會得。卷一百一策問云。問漢世專門之學。如歐陽。大小夏侯。孔氏書。齊魯韓氏詩。后氏。戴氏禮。董氏春秋。梁丘費氏易。今皆亡矣。其僅有存者。又已列於學官。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。而近世議者。深斥之。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。抑別有謂也。今百工曲藝。莫不有師。至於學者。尊其所聞。則斥以爲專門。而深惡之。不識其何說也。二三子陳之。

記解經云。凡解釋文字。不可令注脚成文。成文。則注與經各爲一事。人唯看注疏而忘經。不然。卽須各作一番理會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。略釋訓詁名物。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。而其易明處。更不須貼句相續。乃爲得體。蓋如此。則讀者看注。卽知其非經外之文。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。自然思慮歸一。功力不分。而其玩索之味。亦益深長矣。答張敬夫書云。漢儒可謂善說經者。不過只說訓詁。使人以此訓詁。玩索經文。訓詁經文。不相離異。只做一

道看了。直是意味深長也。語類云。漢初諸儒。專治訓詁。如教人。亦只言某字訓某字。自尋義理而已。卷一百三十七。自晉以來。解經者。卻改變得不同。王弼郭象輩是也。漢儒解經。依經演繹。晉人則不然。捨經而自作文。卷六。傳注。惟古注不作文。卻好看。疏亦然。今人解書。且圖要作文。又加辨說。百般生疑。故其文雖可讀。而經意殊遠。程子易傳亦成作文。說了又說。故今人觀者。更不看本經。只讀傳。亦非所以使人思也。卷一。程先生經解。理在解語內。某集注論語。只是發明其辭。使人玩味經文。理皆在經文內。卷九。南軒曰。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。蓋解經不必做文字。止合解釋得文字通。則理自明。意自足。今多去上做文字。少間說來說去。只說得他自口一片道理。經意卻蹉過了。卷一百三

語類云。古時無多書。人只是專心暗誦。且以竹簡寫之。尋常人如何辦得。竹簡如此多。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。伏生亦只是口授尙書二十餘篇。黃霸就獄。夏侯勝授書於獄中。又豈得本子。只被他讀得透徹。後來著述諸公。皆以名聞。漢之經學。所以有用。卷十四

語孟集義序。初名精義。後改名集義。云。漢魏諸儒。正音讀。通訓詁。考制度。辨名物。其功博矣。學者苟不先涉其流。則亦何以用力於此。答張敬夫書云。秦漢諸儒。解釋文義。雖未盡當。然所得亦多。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。則以爲得其言。而不得其意。與奪之際。似已平允。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。卻恐意思迫窄。而議論偏頗。反不足以服彼之心。又與林擇之書云。欽夫云。論孟序中。不當言漢儒得其言。而不得其意。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。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。

朱子深明漢儒之學。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。

朱子議宋國宗當爲孝宗承重。而無證驗。後檢得儀禮喪服疏。引鄭志之說。乃自書奏稿。後云。學之不講。其害如此。向使無鄭康成。則此事終未有決斷。又答黃商伯云。儀禮喪服疏云云。分明是畫出今日事。往時妄論。亦未見此。歸乃得之。始知學之不可不博。如此。非細事也。又答李季章書云。乃知漢儒之學。有補於世教者不小。朱子生平於此事。最折服鄭君。其後編儀禮。以鄭注補經。蓋由於此也。語類云。鄭康成。是箇好人。考禮名數大有功。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。亦皆有注。儘有許多精力。東漢諸儒。煞好盧植也。好康成也。可謂大儒。卷八使鄭康成之徒制作。也須略成個模樣。未說待周公出制作。卷八十四○禮案後漢書盧植傳上封事云。修禮者。應徵有道之人。若鄭元之徒。朱子此說。蓋出於彼。問禮記。古注外無以加否。曰。鄭注自好。卷八瑟兮僖兮者。恂恂也。恂字。鄭氏讀爲峻。某始者言此。只是恂恂如也之恂。何必如此。及讀莊子。見所謂木處則惴惴恂懼。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。如這般處。須是讀得書多。然後方見得。卷十如至誠無息一段。諸儒說多不明。卻是古注是。卷六鄭康成。解非天子不議禮云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然後可。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。方好。卷六十四○禮案此條記者。稱議中庸雖有其位一節。鄭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。木神仁。金神義。等語。卻有意思。非苟言者。學者要體會親切。卷五答呂伯恭書云。近看中庸古注。極有好處。如說篇首一句。便以五行五常言之。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。豈能如是之愨實耶。因此方知擺落傳注。須是兩程先生。方始開得這口。後學承虛接響。容易呵叱。恐屬僭越。氣象不好。不可以不戒耳。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祔。周卒哭而祔。孔子善殷。

程張二先生。以爲須三年而耐。士虞禮。鄭氏注所說。於經未有所見。不知如何。朱子答書云。若謂只是注文。於經無見。卽亦未見。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。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。又郭子從問耐。答書亦當。郭子從問諒闇。鄭氏以爲凶廬。豈合禮制。答書云。假使不如鄭氏說。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。來喻所云。不知何據。恐欠子細也。余正甫問儀禮。喪服大功章。女子子嫁者。爲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姑姊妹。答書云。當從鄭注之說無疑。禮案如此之類。皆於鄭注。推服尊信甚至。至曲禮。若夫坐如尸。立如齋。此取大戴禮。曾子事父母篇文。而未節去若夫二字。鄭注誤以夫爲丈夫。朱子但云。他也是解書多後。更不暇仔細。語類卷八十七而不爲詆斥之語。其尊鄭也至矣。又云王肅議禮。必反鄭。同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。又云鄭元王肅之學。互相詆訾。王肅固多非是。然亦有考據得好處。語類八十三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。若王肅有好處。朱子固不沒之也。

答呂伯恭書云。中庸。仁者人也。古注云。人也。讀如相人偶之人。以人意相存問之。言相人偶。此句不知出於何書。疏中亦不說破。幸以見告。所謂人意相存問者。卻似說得字義有思也。又云。相人偶。更有一二處。但皆注中語。不知別有成文。或當時人語如此耶。禮案鄭康成。以相人偶解仁字。而朱子以爲有意思。漢學。宋學。兩家皆可無疑矣。阮文達公。以相人偶解仁字。尙有疑之者。未知朱子之說故也。

鄉黨。侃侃如也。闇闇如也。集注云。許氏說文。侃侃。剛直也。闇闇。和悅而諍也。語類云。問先生解侃侃。闇闇四字。不爲中正。曰。說文。以侃爲剛直。後漢書中。亦云。侃然。孟子自怨自艾。集注云。艾。治也。說文云。艾。草也。蓋斬絕艾新之正色。闇闇是和說而諍。此意思甚好。卷三十八。孟子自怨自艾。集注云。艾。治也。說文云。艾。草也。蓋斬絕艾新之

意。語類云。問習。鳥數飛也。之義。曰。此是說文習字從羽。月令鷹乃學習。只是飛來飛去。卷二非禮勿視。說文。謂勿

字。似旗脚。此旗一麾。三軍盡退。工夫只在勿字上。纔見非禮來。則以勿字禁止之。卷四說文。屑字云。動作切切也。

不屑去。只是不汲汲於是。卷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。賾字。在說文曰。雜亂也。古無此字。只是噴字。卷七往近王

舅。近音既。說文作迺。誤寫作近。卷八頃因看筆談辨某人。誤以屏爲反坫。後看說文坫字下。乃注云。屏也。因疑存

中所辨未審。卷一百一十八記永嘉儀禮。誤字云。少牢饋食禮。日用丁己。乃戊己之己。故注云。取其令名自丁。圜自變改。

蓋本說文改字。從己。從支。爲己有過支之則改之義。而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。釋文遂以祀音。張氏亦不能覺

其誤也。朱子說經。考據說文如此。語類云。字說自不須辯。只看說文便見。王字無意思。卷一又答呂伯恭書云。向

議欲刊說文。不知韓丈有意否。因贊成之爲佳。又云。說文此亦無好本。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。朱子汲汲於刊

說文如此。爲朱子之學者。宜知之。爲說文之學者。宜知之。語類云。玉篇。偏傍多誤收者。如考者是也。卷一百四

推究此廣韻。從女。從果者。亦曰侍也。卷六十一。朱子不獨考據說文。其於玉篇。廣韻。亦皆推究也。○玉海。後附刻

急就章末云。越本。朱文公刊於浙東。戴帥初急就篇。注釋補遺。自序云。家有急就篇一卷。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

校。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。

答楊元範書云。字畫音韻。是經中淺事。故先儒得其大者。多不留意。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。卻枉費了無限辭說

牽補。而卒不得其本義。亦甚害事也。論語。或問云。或問十章之說。君子之於曰。此章諸說多誤。蓋由音讀之學不

明。禮案朱子四書音。以陸氏釋文。以孫宜公孟子音義。爲本。而亦多不同。禮別有考。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

子。比字。舊音毗志反。集注。皆作必二反。朱子答書云。記得比字。是用賈昌朝。羣經音辨改定。朱子於音讀之學。考據詳博如此。又有與程可久書云。切響二字。不審義例如何。幸望詳賜指喻。與黃商伯書云。向見楊伯起。有切韻書。只三四十板。而聲形略備。亦嘗傳得。而爲人借失之。敢煩爲借抄一本。朱子講求反切之學。又如此。文集中考禮之文。如禘祫議答。社壇說。明堂說。殿屋厦屋說。深衣制度辨。君臣服議跪坐拜說。周禮太祝九辨辨。儀禮釋宮。李如圭所作。而入朱子文集。林月亭學正。以爲朱子所商榷而論定者。見學海堂初集答問儀禮釋宮。何人爲精確。皆博考詳辯。其長篇至數千言。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。尤考覈精細。朱子深於禮學。於此可見。

琴律說。答吳元士書。皆研究聲律。語類云。今之士大夫。問以五音十二律。無能曉者。要之當立一樂學。使士大夫習之久。後必有精通者出。卷九又云。禮記注疏。說五聲六律十二管。還相爲宮處分明。上同答張仁叔書云。所論律呂。須作一圖子。分定十二律之位。卻於中間空處。別用紙作一小輪子。寫五聲之位。當心用紙條穿定。令可輪轉。卻依通典十二律之均。逐一認定。分別正聲。子聲。則自見得次序分明。不可只如此空說也。答蔡季通書云。律準前日一哥來此。已刻字調絃而去。但中絃須得律管。然後可定。然則此器。亦是樂家第二義也。又云。近因諸人論琴。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。適合鄙意。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絃。而遽以論琴之全體。宜乎膠固偏執。而無所合也。學不欲陋。豈不信然。語類云。李通不能琴。他只是思量得。不知彈出。便不可。行。道。便是無下學工夫。吾人皆坐此病。卷九十二答廖子晦書云。樂記圖譜。甚荷錄示。但尙未曉用律次第。此間有人頗知俗樂。方欲問之。朱子講求樂律如此。其以唐時鹿鳴關雎十二

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。及與朱魯叔書。求南海廟唐朝樂譜。澄著聲律通考。已采錄而論之矣。其云禮記疏說。還相爲宮處分明。及作圖子之法。尤爲初學講求聲律之階梯也。作圖子之法。內外大小兩層。皆圓。圓邊皆五分。聲二變宮與商。商與角。角與變徵。徵與羽。羽與變宮。其間皆空一位無字。變徵在徵之右。變宮在宮之右。其間不空也。

語類云。通典好一般書。卷八通典亦自好設一科。同樂律。通典亦略備。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。只通典亦未嘗看。卷九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。不知當時諸公。何故皆不看。同朱子之重通典。如此。爲朱學者。不可不看通典也。

文集有壺說一篇。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。可見朱子知算學。語類云。算法甚有用。若時文整篇整卷。要作何用耶。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。卷十答曾無疑書云。圖象之學。自是一家。若欲窮理。亦不可以不講。答李敬子書云。康節之言。大體固如是。然圖象之說。亦須攷之。方見其細密處。如禮記月令疏。及晉天文志。皆不可不讀。答蔡季通書云。近校得步天歌。頗不錯。其說雖淺。而詞甚俚。然亦初學之階梯也。答蔡伯靜書云。步天歌。聞有定本。今就借教畢。即納還也。朱子講求圖算之學。如此。語類又云。今坐於此。但知地之不動耳。安知天運於外。而地不隨之以轉耶。卷八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。朱子亦見及矣。

答李季章書云。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。其家必有元樣。欲煩爲尋訪。刻得一枚見寄。又答書云。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。似亦可觀。若更得黃圖參照。尤佳。語類云。理會禹貢。不如理會如今地理。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。

者見之。云全不是。卷七十九大凡兩山夾行。中間必有水。兩水夾行。中間必有山。江出於岷山。岷山夾江兩岸而行。那

邊一支去爲隴。本注云。他本云。那邊一支去爲隴。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。這邊一支爲湖南。又一支爲建康。又一支爲兩浙。而餘氣爲福建二廣。同上。

朱子之講求地理。又如此。所謂理會如今地理。及兩山夾行。中間必有水。兩水夾行。中間必有山者。尤地理之要

言也。考工記云。凡天下之地勢。兩山之間。必有川焉。然則兩川之間。亦必有山焉也。○說文三。禮。圖算。地理之類。皆近儒。□□□□而朱子已提倡之。故今詳述其說也。

答謝成之書。云。天文。地理。禮樂。制度。軍旅。刑法。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。無非自己本分內事。其與玩意於空言。以

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。其損益相萬萬矣。答余彝孫書。云。大凡禮樂制度。若欲理會。須從頭做工夫。不可只如此

草草略說一二。但恐日力未逮及此。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。答孫季和書。云。讀書玩理外。考證又是一種

工夫。所得無幾。而費力不少。向來偶自好之。語類云。學者。於文爲度數。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。須立箇大規模。

都要理會得。至於其明其暗。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。卷七禮樂法度。古人不是不理會。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。到

合用時。便將來使。如今禮樂法度。都一齊亂散。不可稽考。若著心費力在上面。少間弄得都困了。卷一百爲學須

是先立大本。其初甚約。中間一節甚廣大。到末稍又約。近日學者多喜從約。而不以博求之。不知不求於博。何以

考驗其約。如某八好約。今只做得一僧。了得一身。又有專於博上求之。而不反其約。今日考一制度。明日又考一

制度。空於用處作工夫。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。卷十朱子好考證之學。而又極言考證之病。其持論不偏。如此

蓋讀書玩理與考證。自是兩種工夫。朱子立大規模。故先兼之。學者不能兼。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也。朱子時爲考證之學

甚難。今時諸儒考證之書略備。幾於見成物事矣。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。不甚費力。不至於困矣。五專意於其近者。則尤爲切要之學。而近百年來。爲考證之學者多。專意於近者。反少則風氣之偏也。

黃勉齋爲朱子行狀云。其爲學也。窮理以致其知。反躬以踐其實。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。李果齋□□亦云。主敬以立其本。窮理以致其知。反躬以踐其實。宋史取此數語入朱子傳。朱子弟子所述朱子之爲學如此。然此其大略耳。今采朱子書以證明之。

窮理之說。朱子著於大學補傳。又作或問數千言。以明之。所引程子語十六條。以明所謂竊取程子之意。其一條云。或讀書講明道義。或論古今人物。而別其是非。或應接事物。而處其當否。皆窮理也。又一條云。或先其易者。或先其難者。各隨人淺深。譬如千蹊萬徑。皆可以適國。但得一道而入。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。又一條云。如欲爲孝。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。如何而爲奉養之宜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。莫不窮究。然後能之。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。又一條云。當知至善之所在。如父止於慈。子止於孝之類。若不務此。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。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。出太遠而無所歸也。朱子又伸其說云。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。則心之爲物。實主於身。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。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。渾然在中。隨感而應。各有攸主。而不可亂也。次而及於身之所具。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。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。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。是皆必有當然之則。而自不容己。所謂理也。朱子之言理切實。如此。又云。若其用力之方。則或者之事爲之著。或察之念慮之微。或求之文字之中。或索之講論之際。朱子言窮理之方。如此。又云。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。而欲藏形匿影。別爲

一種幽深恍惚。艱難阻絕之論。務使學者莽然。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。而曰道必如此。然後可以得之。則是近世佛學。誠淫邪遁之尤者。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。其亦誤矣。又云有以今日格一物。明日格一物。爲非程子之言者。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。豈其習於持敬之約。而厭夫觀理之煩耶。此又可見當時有以窮理爲淺近支離。而厭其煩者。朱子不得不辨之也。

語類云。所謂窮理者。事事物物。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。窮之須要周盡。若見得一邊。不見一邊。便不該通。窮之未得。更須款曲推明。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。須從明處。漸漸推將去。卷十且如一穴之光也。喚做光。然逐旋開割得大。則其光愈大。同上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。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。說好貨好色好勇。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。說古今之樂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。故其知識包宇宙。大無不該。細無不燭。同上豈有學聖人之書。爲市井之行。這箇窮得箇甚道理。而今說格物窮理。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。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。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。那事不是。亦不敢爲。其次見得分曉。則不肯爲。又其次見得親切。則不爲之。而舊習都忘之矣。同上問知至。若論極盡處。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。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。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。曰然。如何要一切知得。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。雖未能事事知得。然理會得已極多。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。也都識得他破。只是貫通。便不知底。亦將通去。卷十有人嘗說學問。只用窮究一箇大處。則其他皆通。如某正不敢如此說。須是逐旋做將去。不成。只用窮究一箇。其他更不用管。便都理會得。豈有此理。同上

窮實理。令有切己工夫。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。不務切己。即是遺書。所謂遊騎無所歸矣。上同器遠問格物。當窮究萬物之理。令歸一。如何。曰。事事物物。各自有理。如何硬要捏合得。上同此朱子講窮理之語。尤可申明大學補傳之說也。

語類云。看來別無道理。只有箇是非。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。便不成人。若見得是非。方做得人。這箇是處。便是人立脚底地盤。向前去。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。要知大源頭。只在這裏。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。始得這箇是處。便是道。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。只是這箇做得是。便合道理。纔不是。便不合道理。所謂學問也。只在這裏。卷一百一十所謂道。不須別去尋討。只是這個道理。非是。別有一箇道。被我忽然看見。攫拏得來。方是見道。只是如日用底道理。恁地是。恁地不是。事事理會得箇是處。便是道也。卷一百一十朱子說道理。通徹性命。包括學問。至此明白已極矣。

反躬踐實。此語無疑義。語類云。如說仁義禮智。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。自家如何是義。如何是禮。如何是智。須是著身已體認得。如讀學而時習之。自家曾如何學。自家曾如何習。不亦說乎。曾見得如何是說。須恁地認始得。若只逐段解過去。解得了便休。也不濟事。卷一十默而識之。學不厭倦。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。時時省察。我還能默識否。我學還不厭否。我教還不倦否。卷三十四且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與那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乎哉。此二事。須是日日粘放心頭。不可有些虧欠處。卷十四世

俗之學。所以與聖賢不同者。亦不難見。聖賢直是真箇去做。說正心。直要心正。說誠意。直要意誠。修身齊家。皆非空言。今之學者。說正心。但將正心吟詠一餉。說誠意。又將誠意吟詠一餉。說修身。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。諷誦而已。或掇拾言語。綴緝時文。如此爲學。卻於自家身上。有何交涉。卷八見說毋不敬。便定定著毋不敬。始得。見說思無邪。便定定著思無邪。始得。書上說毋不敬。自家口讀毋不敬。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。詩上說思無邪。自家口讀思無邪。心裏卻胡思亂想。這不是讀書。卷一百一十四

論敬之說最多。語類云。敬字不可只把做一個敬字說過。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。此心常卓然公正。無有私意。便是敬。有些子計較。有些子放慢意思。便是不敬。故曰。敬以直內。要得無些子偏邪。卷十四問主一。曰。做這一事。且做這一事。做了這一事。卻做那一事。今人做這一事未了。又要做那一事。心下千頭萬緒。卷十六問何謂主一。曰。無適之謂一。只是不走作。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。曰。卻不妨。但不可胡思。且只得思一件事。如思此一事。又別思一件事。便不可。同上或云。主一之謂敬。敬莫只是主一。曰。主一。又是敬字注解。要之事無小無大。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。遇事時如此。無事時也如此。卷十敬有死敬。有活敬。若只守著主一之敬。遇事不濟之以義。辨其是非。則不活。同上或問主敬。只存之於心少寬。四體亦無害否。曰。心無不敬。則四體自然收斂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。而四體自然舒適。著意安排。則難久而生病矣。同上今之言敬者。乃皆裝點外事。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。遂覺累墜不快活。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。則尤省力也。但此事甚易。只如此提醒。莫令昏昧。一二日便可見效。且易而省力。只

在念不念之間耳。何難而不爲。同上。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。只是才覺間斷。便提起此心。只是覺處。便是接續。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。日間當讀書。則此心不走作。或只去事物中求。則此心易得汨沒。知得如此。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。便可喚轉來。卷十答李晦叔書云。持敬讀書。只是一事。而表裏各用力耳。答林易簡書云。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。只要隨事專心謹畏。不放逸耳。不須許多閑說話也。答或人書云。二先生所論敬字。須該貫動靜看。故曰。毋不敬。儼若思。又曰。事思敬。執事敬。豈必以攝心坐禪。而謂之敬哉。此朱子主敬之說。剖析精詳。不使流於禪學也。五經四書之所謂敬。至宋時乃流於攝心坐禪。此學問之一大變也。

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。爲學之道。莫先於窮理。窮理之要。必在於讀書。欲窮天下之理。而不卽經訓史冊以求之。則是正牆面而立爾。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。又云。此數語者。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。竊意聖賢復生。所以教人。不過如此。此朱子自述之語。黃勉齋。李果齋。述朱子之學。言窮理。而不言讀書。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。黃梨洲云。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。開宗明道。以靜字稍偏。不若專主於敬。伊川則以敬字未盡。益之以窮理之說。而曰。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在致知。宋元學案。卷十六。澄謂朱子又益之以讀書之說。而曰。窮理必在於讀書。蓋三變而愈平。愈實。愈無弊矣。

答劉定夫書云。鄙意且要得學者。息却許多狂妄。身心除卻許多閑雜。說話著實。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。久之自有見處。最怕人說學不在讀書。不務佔畢。不專口耳。下稍說得張皇。都無收拾。只是一場大脫空。直是可惡。澄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。答江德功書云。若要讀書。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。就平易明白。有事迹可按據處。看取

道理體面。涵養德性本原。答高國樞書。云。讀書亦有次第。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。若經理世務。商略古今。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。且少緩之。亦未爲失也。澧案。既知必在乎讀書。又當知讀書有次第。如此。答蔡季通書云。諸友相聚。作何工夫。一日之間。須著一兩時辰。作科舉外工夫。爲佳。此尤切近之要語。

答滕德粹書。云。取其一書。自首至尾。日之所玩。不過一二章。心念躬行。若不知復有他書者。如是終篇而後。更受業焉。答林正卿書。云。蓋讀書之法。須是從頭至尾。逐句玩味。看上字時。如不知有下字。看前句時。如不知有後句。看得都通透了。又卻從頭看此一段。令其首尾通貫。然方其看此段時。亦不知有後段也。如此漸進。庶幾心與理會。自然浹洽。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。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。日見純熟。答胡寬夫書。云。大抵自家所看文字。及提督學生工夫。皆須立下一定格目。格目之內。常切存心。格目之外。不要妄想。如看論語。今日看到此段。卽專心致意。只看此段。後段雖好。且未要看。直待此段分曉。說得反復不差。仍且盡日玩味。明日卻看後段。日用凡事。皆如此。以類推之。可見。不然。雖是好事。亦名妄想。此主一之漸也。若不如此。方寸之間。頃刻之際。千頭萬緒。卒然便要主一。如何按伏得下。答胡季隨書。云。近日學者。說得太高了。意思都不確實。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。徹頭徹尾。東邊綽得幾句。西邊綽得幾句。都不曾貫穿浹洽。此是大病。答趙履常書。云。讀書遺忘。此亦士友之通患。無藥可醫。只有少讀深思。令其意味浹洽。當稍見功耳。答張元德書。云。讀書切忌貪多。唯少則易以精熟。而學問得力處。正在於此。語類云。曉得文義是一重。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。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。不識得他好底意。